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聚仙亭 第四回 俠士探監淮安府 天師巡察城裡妖

詞曰：青山無數，綠水無數，那白雲無數。灞陵橋上望西行，動動八千里。去時節春暮，來時節秋暮，回首又早是冬暮。想人生會少離多，歎光陰能有幾度？

話表保甲人在陸家預備公案等件，恭候知縣花老爺前來相驗。不多時，花知縣帶領人役來到陸家門首。陸劉氏喊冤道：「因奸不從，毒死人命，事關重大。叩求青天大老爺作主，為小婦人伸冤！」花知縣一擺手，吩咐起去。花知縣在驗屍棚落坐，飭件作驗屍：「因何毒而死？」忤作答應：「是。」走至盆前驗看已畢，回稟：「大老爺，只有血水一盆，內有發毛白骨，無處檢驗，並沒毒氣。」縣主吩咐說：「既無毒，可將白骨、發毛、血水攜至郊外掩埋。」劉氏稟道：「後有空院，可以埋葬。」縣主允諾，遂將謝廷、劉氏帶回衙門。

立刻坐了公堂，兩旁站立衙役人等，如狼似虎，喝喊堂威。花老爺吩咐將劉氏、謝廷帶上堂，審問口供。謝廷走至公堂深打一躬，口尊：「老父台，生員家居竹車橋旁，先嚴官諱謝順卿，乃是兩榜出身，官居翰林學士。不幸父母雙亡，家私殷實。」遂將結拜崔文、陸賓以及助銀貿易回家始末之事訴了一遍。劉氏將因奸不從毒死丈夫也訴了一遍。花縣主說：「謝廷，你是讀書之人，諒你不能做出毒謀之事，此案必有疑竇冤屈。本縣訪察研究實確，再定案上詳。劉氏釋回，聽候復審。謝生員暫行寄監。」一聲梆響，花知縣退了堂。

且說乳公謝純探聽少主人收監，只急得兩淚交流，暗想：「少主人姣（嬌）養，監內苦處怎能受得？」遂多帶銀錢並衣裳、牀帳、被褥來到監，將銀錢送禁卒若干，求禁卒隨照應謝廷與潔處，如在家一般。這亦不表。

且言崔文之妻吳氏聞得謝白春在陸家之事，心內甚是驚駭，便來見謝純。言：「我家官人向承你家相公之情，至揚州探親至今未回。不料你家相公遭此不白之冤，令人不解。若是我家相公在家，必然到官辯白是非。卻又不在家，這便如何是好？我欲同你探監看望叔叔。回來我替叔叔到淮安府聲冤告狀，你看何如？」謝純聞聽吳氏大娘言明這俠義之話，心中感佩，口尊：「大娘，老奴感謝大娘這番美情。有此一片熱心腸，令老奴主僕感激不盡！但只大娘乃是女流，到淮安府告狀有些不便。依老奴愚見，等候崔相公回家商議，再聲冤方是。想必崔相公早晚必回來。我且僱轎去。」遂僱了一乘小轎，吳氏坐轎來至縣衙監牢門口。前次鋪監銀錢已花用到地，故崔大娘探監並無攔阻。

謝純同崔大娘進了監房，見謝白春蓬頭垢面在牢受苦，不由含淚口呼：「叔叔受此冤枉，未卜何日得脫苦難？」謝廷聞言，心中思量：「吳氏恐與劉氏一般心腸。」隨答道：「蒙嫂嫂前來看我，小弟感恩不盡。請回去罷！」吳氏口呼：「叔叔，我之丈夫若在家，我女流焉能到此？況且我夫婦受了叔叔莫大之恩，奴家怎肯坐視不理，置之度外？奴家欲與叔叔認為嫡親同胞兄弟相稱，奴家改為謝氏，奴好同蒼頭謝純往淮安府署伸此冤枉。若是上天開了龍眼，鑿此無辜不白之冤，我弟早脫此縲紲囹圄之災，庶幾奴愚夫婦得報厚恩。故此特來說明，為同胞兄弟方可前去告狀。」言罷淚如雨下，悲聲萬狀。謝廷聞言心內酸痛，口呼：「嫂嫂，蒙你到此看我，小弟心中感激不盡。又言赴淮安去告府狀，替我伸覆盆之冤，這件事卻不可行。況且嫂嫂乃是女流，不可拋頭露面往淮安府去告狀。至今縣尊父台未除我的前程，但是皇天不負我含冤負屈之人，也未可知。嫂嫂請回，日後切不可到此處！」又吩咐謝純：「下次不可同崔大娘到監探望。你可同崔大娘速速回去，謹慎看守家門。謝純只得催促崔大娘起身。」

吳氏不忍，灑淚而別，遂安慰謝廷幾句，隨同謝純出監上轎。回到家中，主意已定，要到淮安府告狀。謝純也要替主人伸此不白之冤，寫了詞狀，僱妥了船。謝純同吳氏上了船，一日工夫船已抵了碼頭。謝純打發了船錢，同吳氏上岸，尋著一飯店內安歇。店主人問：「你二人來此有何事務？」謝純回答：「我們是來投親戚的。」二人在飯店住了一宿。次日見街上鬧鬧哄哄，謝純遂問店主人：「這街市上鬧嚷嚷所為何事？」店東說：「你原來不知呀，今日是道爺迎接張天師。因天師在當今永樂天子駕前上了一道本章，言目下天下妖氣甚旺，恐為民害，請旨到各府州縣巡察，擒獲妖邪。天子准奏，加他一敕，為代天巡察。又賜上方劍一口，凡有四品以下文武官員，准其先斬後奏；四品以上文武官員請旨定奪，頒行天下。他隨身所帶混元盒、五雷八卦印。今日巡至這江南淮南淮安府，船已抵碼頭。故此眾文武官前去迎接。」謝純聞言，報知吳氏，吳氏心中歡喜，連忙打扮收拾，羅帕罩頭，長裙束腰，袖了狀詞，暗出飯店之門等候不題。

且言這道台姓宗，名人忠，排開執事，乘轎出衙署去迎接天師。正行至飯店門首，吳氏慌慌張張攔輿，雙膝跪倒，一聲喊道：「冤枉！人命關天，望大人作主，以救蟻命！」眾衙役忙將吳氏攔住，不讓他上去，宗道台的大轎已過去了。店主人大驚失色，說：「你二人住在我店裡，言說是投親的，竟瞞哄我。」你們原來是告狀的！幾乎連累了我。我可不容你們在此住了，速速搬在別處去罷！」謝純再三哀求，店主人只是咬定牙關不肯留住。

這飯店內有兩個人在此吃飯。乃是天師差來四下察訪民情的，聽明了情由，急忙去報與天師知。天師又派這二差人復去偵訪民請。忽見眾文武官員同宗道台遞手本，前來迎接天師。天師吩咐下來，眾官員一概免見，只請宗道台上船相見。宗道台聞天師傳請相見，急忙上船。眾水手搭扶手，宗道台登船入艙，口尊：「大人在上，卑職宗人忠叩見大人。」隨即深打一躬。天師起身還禮，口呼：「觀察大人免禮。」落坐茶罷，天師口呼：「貴道，適才有一婦人攔輿告狀，從鹽城縣特到此地，必有重大隱情。貴道因何不接他的狀紙？」宗觀察見問，不由臉一紅，又深打一躬，說：「方才來接大人，卑職回衙時即便接狀。」天師說：「何妨將那告狀的婦人帶上船來訊之。」隨派差人帶那告狀的婦人上船。

差人不敢怠慢，遂下船至飯店門首，將吳氏帶至船上。差人呈上詞狀，天師閱狀，不由驚駭，說：「世上竟有這樣疑案！」隨將詞狀遞與宗道台看。宗道台一看，心中亦係詫異。天師吩咐：「帶那婦人進艙問話。」差人將吳氏帶進艙跪倒，天師說：「謝小姐免禮。汝父在朝時與我相厚，既然令弟遭此異事，吾代汝清理不白之冤枉。你可知陸賓食物而死？」吳氏回答：「不知。」天師起身立在船頭，宗道台相隨在後。天師問：「這鹽城縣在於何方？」宗道台說：「在東南方。」天師向東南方一望大驚，見一股妖氣沖天，遂吩咐道：「謝小姐，你速回家靜候，本爵必然與你作主。」吳氏叩謝天師，下船同謝純回家去了。張天師遂換了一隻小快船，同宗道台並四位法官竟撲鹽城城縣而來。正是：

天師大展神威手，擒捉興妖作怪人。
畢竟不知天師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